

怒劍狂花

古
龍
著



责任编辑：耿龙武

封面设计：肖海航

封面题字：熊基权

怒剑狂花

古龙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大纬二路 325 号）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4 字数 708 千字

1990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00 - 75000 套

ISBN 7 - 80558 - 101 - 0

I·15 定价：（共三册）13.80 元

楔 子

故老相传，千百年前，自古以来一直风云动荡的武林，突然像死一般沉寂下来，在这一段短暂的时期中，武林间的恩仇、名利、意气之争，都无声无息的渐渐减少，江湖间的游侠，草泽中的豪士，纵是声名赫赫之辈，也都突然消声匿迹，于是白山黑水间再难常见长枪铁骑的豪客雄风，大江南北也极少有剑影鞭丝的侠士风流，这是为了什么？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情人与死神……………(1)

第二章 江南秋色浓如血 ……(27)

第三章 不白之冤……………(80)

第四章 壮哉剑雄……………(119)

第五章 箭雨烟鹤……………(160)

第六章 太湖男儿……………(214)

第七章 吹皱一池春水……………(250)

第八章 天下第一江山……………(291)

第九章 云谲波诡……………(325)

第十章 帝王谷……………(361)

第十一章 几番风雨……………(395)

第十二章 情仇恩怨……………(434)

第十三章 因祸得福……………(473)

第十四章 扑朔迷离……………(493)

第十五章	一错再错	(560)
第十六章	雷霆剑	(577)
第十七章	冷夜渡关山	(637)
第十八章	花朝旧事	(666)
第十九章	变生意外	(711)
第二十章	解铃常是系铃人	(754)
第二十一章	满堂飞花	(777)
第二十二章	生死边缘	(817)
第二十三章	火炼鸳鸯	(869)
第二十四章	铁骑传讯	(917)
第二十五章	故布疑云	(957)
第二十六章	风消云散	(998)
后 记		(1048)

第一章 情人与死神

朔风怒吼，冰雪严寒，天地间一片灰暗。

大雪纷飞中，一匹快马，急驰而入保定城，狂奔着的马蹄，在静寂的街道上踏碎了一串冰雪，冰雪飞激，一声长嘶，快马骤停，道旁是一栋庭院深沉的屋宇，黑漆的大门上，滴水的飞檐下，斜插着一面黑缎红狮镖旗，猎猎迎风招展。

马上人一振风髻掠下马来，既不拍门，也不呼喊，脚尖点地，风髻斜飘，便已掠入院中，随手一拂颌下短须上所沾的雪花，引吭呼道：“狮兄可在？”

厅门立开，一片灯光，照在雪地，一个锦衣重裘的紫面大汉，踩着灯光大步而出，惊喜之色，溢于言表：“谭三哥，你怎么会来了？快请进来喝两杯热酒。”

谭啸风面带重忧，道：“狮兄可曾接到死神帖么？”

紫面大汉面色立变，情不自禁的抬眼一望，穹苍阴暝，仿佛已将垂落到屋脊上。

谭啸风道：“此地虽然无月，但今日却是月圆之期，正是死神帖与情人箭肆虐之时，狮兄此地如无变故，我便要乘夜赶到望都城去！”

紫面大汉浓眉深皱，道：“死神帖出没之地，无人可测，谭三哥你如此奔波，还不是徒劳往返！”

谭啸风长叹一声道：“自从三湘大侠柴平死在情人箭下

后，我兄弟四人，便发誓要查出这一帖一箭的来历。此举成功之望虽极渺茫，但我兄弟却不得不尽人事以听天命，好歹要为武林江湖间保存几分生机元气。”

紫面大汉黯然垂下了头，谭啸风抱拳道：“狮兄保重，我走了。”

紫面大汉道：“谭三哥且慢！”但谭啸风已掠出院外。

一阵急遽的马蹄之声随之响起，紫面大汉纵身掠上了门前的滴水飞檐，望着那逐渐远去的人影马蹄与飞激的冰雪，目中满是黯然神色：“仁义四侠，当真名下无虚。”

谭啸风马不停蹄，直奔望都城。大雪方停，他策马驱入了望都城外的一片枯林，此刻夜已深沉，但枯林中的一片座院却仍是灯火辉煌，灯光远远洒满枯林中，寒枝积雪，谭啸风松了口气，面上笑容乍现，心中暗道：一剑震河朔豪气竟仍未改，如此深夜，想必还在欢宴宾朋，大张筵席，是以灯火依就通明。

虽在寒风之中，他心底也不禁生出一丝暖意，飘身下马，直奔庄门，伸手一拍，庄门竟是虚掩，他心中一动，大喊道：“张兄，小弟谭啸风前来拜访！”四下回声不绝，积雪片片飞落，但这灯火通明的庄院里，却寂无回应。

谭啸风心头一寒，直奔入庄，灯火照耀中，四下竟无人迹，寒风吹动窗纸，窗纸簌簌作响，谭啸风心底也起了一阵颤抖。缓步走上台阶，一掌推开厅门，大厅中灯火更是明亮，一个锦袍长髯的老人，木然端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紫檀木椅上，却衬得这明亮而空阔的大厅比无人还要单调、寂寞。

一阵寒风吹入，吹得这锦袍老人颌下的长髯丝丝飘拂。

谭啸风道：“张大哥，你……”目光转处，语声与目光突然一齐冻结，这锦衣老人的前胸当心之处，竟赫然并插着两枝长

约五寸的短箭，一枝箭杆赤红，红得有如情人的热血，一枝箭杆漆黑，黑得有如情人的眸子，双箭并排，一齐插在心上，若是拔下一看，便可看到箭杆上刻着三个蝇头小字：“情人箭”！

锦袍老人长髯虽在飘拂，但僵冷的面容上却仍凝结住他临死前的惊怖，刹那间谭啸风但觉一阵寒意自脚底直达心头，呆呆的木立半晌，两粒泪珠夺眶而出：“张大哥，小弟来迟了……”

语声未了，突然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还赶得上！”

谭啸风大惊转身，只见一张鲜红的纸柬飘飘飞来，恰巧飞到他面前，他伸手一抄凝目望去，帖上一无字迹，只画着一具狰狞的骷髅。

纸帖鲜红骷髅漆黑，但骷髅的两个眼眶，却是惨碧的颜色。

谭啸风全身一阵颤抖，身后却又传来一声冷笑，他霍然转身，只见一双惨碧的眼睛，正眨也不眨的盯着他！

除了这双惨碧的眼睛，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而就在这刹那间，一红一黑两枚短箭已无声无息的刺入他心口，就似情人多情的眼波一样，教人们非但永远无法提防，还会敞开心扉去迎接它！



日薄崦嵫，七彩晚霞，静静的笼罩着闻名天下的青海塔尔寺。

大德堂南面，一片广阔的石坪上，人山人海，为的是来看喇嘛教中的跳神盛典。石坪周围，俱是金碧辉煌的殿宇，人群将院坝团团围住，殿楼上万头攒动，本为平滑洁净的青石阶

上，满铺着红色毡毯，大德堂南侧的红毯上，肃然并排端坐着十个黄衣喇嘛，红黄相间，色彩夺目。

喧腾的人丛中，除了这一群道貌岸然的喇嘛高僧外，还有一个紫袍长髯的老人，亦是面容肃然，负手卓立在人丛中。

一阵简单而奇异的乐声响起，十四个手持鼓钹等乐器的黄衣喇嘛，列队而来，紫袍老人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问道：“前面的可是仁义四侠中的魏子云，魏二哥么？”

魏子云转身望去，见一个麻冠老人已分开人丛，来到面前，魏子云大笑握住他的手道：“麻冠兄，你怎么也在这里？”

麻冠老人笑道：“小弟正欲入关，只是路经此地，倒是魏二哥，你的侠踪怎么会来到这里？却令小弟费解。”

此刻，那以鹅卵大石砌成的广场上，已有四个头戴青黄鬼面的狰狞小鬼，随着那简单的乐声，跳起笨拙的舞步。

魏子云目光一扫，笑道：“我久闻此间的喇嘛高僧，俱都身怀令人不可思议的密宗绝技，早就想来见识一番，再者……”他面上笑容突然消失，继续道：“我还想看看已如瘟疫般，在武林中肆虐的死神帖与情人箭，是否已蔓延到此间。”

麻冠老人面色立变道：“这一帖一箭，真有传说中那般可怖？”

此刻场中小鬼祭舞已毕，疾回殿内，换了四个身着蓝袍、面涂黄彩的巨大金刚在回旋急舞，乐鼓之声更急，声声敲入人们心底。

惊心动魄的乐声中，魏子云沉声叹道：“小弟一生中，从未听闻过有情人箭那样神秘可怖的暗器，不到半年，武林中已有数十位成名露脸的英雄死在这情人箭下，直到此刻为止，武林间竟还没有一人知道它的来历。”

麻冠老人悚然道：“区区两只短箭，竟有如此可怖，这当真是令人不可想像之事，难道它上面附有剧毒，难道这剧毒无人可解？即使它是世上最毒、最快的暗器，也应该有人能够招架闪避的。”

金刚已退，换上了四个兽形恶鬼，两戴牛头，两戴鹿角，乐舞更急，仿佛暴雨狂风。

魏子云叹道：“此事我又何尝不是百思不得其解，就连在武林中号称第一的毒药暗器名家，蜀中唐氏兄弟，都在三月之前死在情人箭下，但江湖中倒绝非无人可解此毒，但也只有一人而已，若非当心中箭，三个时辰之中，送到此人之处，十日之内便可康复，只是那情人箭出没无常，今日在东，明日在西，能得此人救治的，至今也不过只有三五人而已。”

麻冠老人黯然长叹一声，两人相对默然，只听乐鼓之声由急而缓，晚霞沉落，天色已暗，云隙中露出了一轮满月。

阴沉的月光下，阴沉的乐声中，四个假衣假面的骷髅恶鬼，抬着一个木盘，自神殿中缓步而出，盘中是一具以面粉制成、准备受斩的人形偶像。

骷髅一出，这跳神斩魔之典，便已进入高潮，乐鼓之声，也变得缓慢而沉重。

魏子云与麻冠老人心中虽充满了对来日武林的忧虑与悲哀，但此刻仍不禁凝目望去，只见殿中又缓步走出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牛神、鹿神等一连串头戴面具的“神”，以及两个假面蒙服的老人，手携五个头戴面具的幼童。

这一串“人”的行列之后，便是一个牛首蟒袍的“降魔元帅”，顶上两只纯金牛角，闪闪生光，手持一柄雪亮钢刀，更是耀人眼目。刹那间乐声转急，神魔鬼怪，一齐回旋乱舞，四个

骷髅恶鬼，手捧木盘，缓步走到那一排神色庄肃的喇嘛高僧面前，四周突然举起数十只火把。

火光一起，那四个骷髅的眼眶中，泛出了惨碧的光茫，乐声大振，降魔元帅旋转着跳到木盘之前，举手一刀，将那人形偶像劈作两半，四下欢呼之声如雷暴起。

魏子云目光扫处，全身一震——

刀光一闪，那面制偶像之中，竟赫然露出一张鲜红的拜帖！

魏子云大惊之下，狂呼一声，双臂振处，如鹰掠起，但就在这刹那之间，那一排十位黄衣喇嘛的心口上，却都已多了两只短箭。

人群蓦地大乱，神魔鬼怪四下奔走，魏子云目光注定一个骷髅恶鬼，凌空一个转身，笔直扑了下去，厉叱道：“哪里走！”

骷髅恶鬼蓦然转身，惨碧的目光，闪电般望在他身上，魏子云大喝一声，一招飞鹰搏兔，双掌齐下，麻冠老人身形也已掠起，眼看魏子云这一招已将劈在那骷髅恶鬼身上。

那知一声惨呼过后，凌空飞掠的魏子云身躯竟然一阵痉挛，仰天跌了下来！麻冠老人惊呼一声，目光转处只见红黑两只短箭，并排插在魏子云心上。



春寒料峭，夕阳已落，小而寂静的疏勒河，蜿蜒流过南疆。

旷野苍茫，水声潺潺，两匹无鞍的健马，饮水在疏勒河畔，远处暗影幢幢，一城兀立，气魄雄伟，四面堆沙，这便是瓜州古城。

漫天风沙中，无鞍健马边，两个风尘满面、目光炯炯的中

年人，神色之间俱是一片黯然，良久良久，左面一人方自缓缓叹道：“情人箭！如此凶毒可怖的暗器，居然唤做情人箭，此人也未免太尖刻了些。”

“月圆花好时，鸳鸯两箭齐来，箭上之毒，毒性又是一阴一阳，中箭之人，十之有九俱是伤在心上……”

另一人无可奈何的怆然一笑：“此箭称作情人，岂非十分恰当？”

“无论是否恰当，我却不愿伤心。胡四弟，我劝你还是随我回瓜州歇息半日，一齐回江南的好。”

“朝阳兄，你尽管自回瓜州，我却要到敦煌左近去走上一趟，看看那位‘情人’的秋波，有没有送到这塞上的仙境来。”

“你们仁义四侠，终年为他人奔波，难怪你直到今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而哥哥我却已是绿叶成荫子满门了，昔日的雄风豪气，至今也不存在了。”他长叹一声，仰面望天，突见阴云之中，现出一轮皎洁的明月。

月光映得疏勒河水，粼粼泛出银光，他面色却突然变成一片苍白，失声道：“今夜又是十五了，胡四弟，你要小心。”

胡天麟双眉一轩，长身而起，仰天狂笑：“朝阳兄，你只管放心，我胡天麟孤家寡人一个，那有‘情人’会照顾我？”

他大笑着登上马鞍，轻轻一掠上马，又自笑道：“三月之后，江南再见，到那时我要让你这塞外的野人，好好尝一尝江南名厨的风味！”丝鞭一扬，健马长嘶一声放蹄急奔而去。

过了瓜州，天地更是一片苍茫，这条路虽是通往敦煌的大道，但此刻亦是漫无人迹，就连这一串急遽的马蹄声，似乎也划不破大地的寂静。

放眼四顾，触目俱是黄沙，心中不觉顿生怡然之感，鞭丝

扬处，策马更急，片刻之间，便已到了塞上数千里内最有名的“一人村”、“甜水井”。

数十里黄沙之中，只有这甜水井有水可饮，数十里无人地里，只有这一人村有人，水并不甜，人也仅是孤身——一个敦煌府派作供给旅人食水，清淘水井，放哨警戒土匪的乡民。但胡天麟自漫天黄沙中见到那一幢孤零的屋影与昏黄的灯光后，心中的怆然孤寂之感，却不禁为之减去几分，在这凄冷寂寞之地，这一点灯火，看来竟是那般安祥而柔和。

但胡天麟却在这安祥、柔和而朦胧的灯影下，赫然看见十数具尸体，零乱而丑恶的倒卧在四辆空空的镖车间，一面金黄色的镖旗，自镖车旁斜挂下来，无力的在风沙中舒卷着，似乎也在为方才所发生的凄惨恐怖之事叹息、战栗。

胡天麟飞身下马，目光一扫，颤声道：“果然又是情人箭……”

安祥、柔和的灯光，已变得有如鬼火般凄寒可怖。

胡天麟缓缓移目望去，一个精悍的短衣汉子，四肢蜷曲，心上两箭；一个虬须劲装大汉一手斜挂着镖车，身躯还未完全倒下，一柄雪亮的长刀，跌在足边，心上并插两箭，胡天麟暗叹道：西北快刀宋海萍，唉，武林中又少一人！

在那古老的甜水井旁，一具尸身，双手捧心，紧握的双拳中，分别露出三分箭杆，双足痉挛，脚畔却赫然压着一纸鲜红的拜帖。

胡天麟一步跨过两具尸身，弯下腰去，拾起了这死神之帖，帖上骷髅的惨碧眼眶，使得这豪气干云的侠士也不禁心生寒意，就在这时，地上的尸体突然双掌齐翻，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就像是一双漫舞而来的情人一样，无声无息的插入了胡天

麟的心田。



秋色未深，杭州城外，一溪宛然，两岸桑竹遍野，水上渔歌相闻，三五茅舍人家，七八小舟来往，点缀着这梦一般的西溪风光。

款乃一声，树荫下穿出一条乌蓬浅舟，摇船的是一个褐衣短发的精壮汉子，船首却傲然卓立着一个锦衣佩剑的少年。

溪上清风吹起了他浅蓝罗衫的衣袂，却吹不散他眉宇间含蕴的重忧。

清风吹过，溪上传来一阵婉约的清歌：“水净沙明，轻烟小岫，西溪一带清光，芦花深处，中有雁儿藏，舟过风摇苇动，雁儿惊起，飞向何方？”歌声飘渺间，对面缓缓荡来一只渔舟。

摇船的汉子精神一振，引吭喊道：“杜……杜鹃，你……你又在唱……唱什么？”短短八个字，他已说得满头大汗。

渔舟上一个青衣乌发的明艳少女，摇着橹银铃般娇笑一声道：“我在唱小结巴，去采茶……”忽然瞥见锦衣少年的两道眼神，面颊一红，垂下头去。

渔船头盘膝坐着一个蓑衣大笠、面容清癯的渔翁，手结渔网，微微一笑道：“好没规矩的丫头，看到展公子也不请安问好。”

青衣少女仍然低垂着头，轻轻道：“展公子您好。”秋波一转，面颊更红如枫叶。

蓑衣渔翁哈哈大笑道：“展公子可是又要到武士堂去喝茶么？今天不是月圆之日，那里的人定然是不少。”

锦衣少年展颜一笑，两舟已交错而过，那渔翁犹在高声呼道：“稍等若有鲜鱼，我叫鹃儿送两尾去给公子下酒。”

水急船轻，轻舟瞬间便已摇入芦花深处，只见根根苇荻高达数丈，小舟掠过，舟上人纵然仰首而望，犹望不到顶。

远处又飘来那青衣少女杜鹃的曼声清歌：“……溪流宛转曲折，绝妙寻幽探胜，情思九回肠，便化只雁儿又何妨？”风摇雁飞，沙沙之声起于丛苇，与歌声相和，更形成一片天籁。

锦衣少年却仍面寒如水，摇船的汉子似乎想说什么，但见到他的面色只得默不作声，船橹一摇，轻舟便已荡入芦花最茂之处，浅渚皑皑，一望如雪，再深去不但见不到水，便连芦荻也看不到了，四面俱似密密的竹篱，篱中人却瘦如黄鹤。

摇船的汉子忽然奋力一桨冲开水面。放眼望去，只见这一片芦荻中，竟有两座小小楼台。溪水之东秋水蒹葭间的一座，正是名满天下的秋雪庵，门前一匾横额，题着“两浙词人祠”五个擘窠大字。

溪水之西，是一座小小的竹楼，楼头一匾横额，写的却是“江南武士堂”，笔力刚健，龙飞凤舞。

这江南武士堂，虽是酒楼，但店主人却是江南名侠九连环林软红，此人交游广阔，宾朋遍天下，算得上是个侠中雅客，是以能上得此楼饮酒的人，也多是武林健者。

锦衣少年系舟上岸，面上仍是一片冷淡沉重之色，一个垂髫幼童将他迎入楼中。楼中酒客一见到他，大半含笑而起，他也寒暄招呼，也有几人沉声问道：“老太爷有消息么？”锦衣少年黯然无语，只长叹着摇了摇头。

明厅后一曲朱栏竹梯，回旋而上，梯上小小一方匾额，正是林软红自题，写的是“弹剑阁”。只听一阵朗笑自阁上传来，一个青衫白袜，飘逸潇洒的微须文士在梯口含笑招呼：“梦白，你怎到此刻才来？”正是此楼主人九连环林软红。

锦衣少年振衣登楼，楼上更是精雅，凭栏远眺，正与秋雪庵中的弹指阁遥遥相对，阁上的一幅联幅：“应将名剑随豪客，为访侠气上此楼”，也与弹指阁上的名句：“应将笔砚随诗主，为访芦花上钓舟”相异其趣。四下芦花一望无际，仿佛一片茫茫雪浪，泱泱银海。

此刻这名阁之上，亦已高朋满座，亦都持杯含笑与这锦衣少年招呼，只有远远一角处，一个凭栏而坐的老人，却未回首，桌上，无酒无肴，只有清茶一壶老菱满碟，以菱为肴以茶作酒。

林软红将锦衣少年引到正中一副短联之下，这对联写的是：“要打架就请走路，想喝酒快上此楼。”字迹拙劣，文句俚俗，与此阁情调全然格格不入，然而一笔一划间却是大开大阖，满含豪气，下面的题款更是令人触眼，写的是“武林第一侠写于大醉之后”。

锦衣少年目光一扫，沉声问道：“林兄，可曾听到家父的消息？”

林软红双眉微皱，叹道：“我时刻都在留意。昨日崂山三雁经过这里，他兄弟三人来自浙东，那面也无人见到过令尊的侠踪，但他们却在天台山下，见到塞上大侠乐朝阳，和一个年纪颇轻的武当道人，行色匆匆，往南而去，似乎是直奔雁荡山的方向。”

锦衣少年目光凝注窗外，缓缓道：“乐大侠与我四叔交谊匪浅，四叔惨变后，他必然会有行动。那崂山三雁三人行色如此匆忙，为的又是什么？”

林软红道：“赶回家去！”

锦衣少年茫然半晌，冷冷道：“都回家了，每个人都回家了

.....”

林软红叹道：“不回家又怎样，自从魏二侠殒于青海，谭三侠折于保定，胡四侠在甜水井畔丧身后，武林中更是人人自危，保命为先，就连华山七莺每年必办的花歌大会，今年都宣告流产，唉！梦白，不瞒你说，我若非要将此楼留做江南群侠的交换消息之地，我也早已收山退隐了。”

“可是以家父的声望武功，无论走到那里，都该有消息的。”这少年说的话并不夸张，展化雨展大侠名震天下，他的儿子说话就算夸张，别人也可以原谅的。

楼角的老人放下茶盏，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面容枯瘦，双目无光，颌下疏疏落落的留着几根短须，冷冷道：“小孩子说话总要放慎重些，你纵然有个好爸爸，也不必自吹自擂。”

展梦白冷冷应声道：“老年人说话是不是也该放慎重些？”

老人阴恻恻一笑道：“好小子，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以后难道就没有求我之处么？”

突闻一声娇叱：“爹爹，是谁要教训你老人家？”

一条人影，其疾如风，刷地掠上楼来，却是一个红衣红裙，红巾包头，乍眼看去，宛如一团烈火的绝色少女。她秋波一转，便眨也不眨的停留在展梦白的脸上，轻叱道：“是你么？”

她不等展梦白回音，已经向他冲了过去。

林软红突然大喝一声：“且慢！”

众人目光一齐望去，只见他一手指着壁上那幅字联，目光炯炯，再不出声。

红衣少女却冷笑道：“要打架就请出去……哼！这算什么，难道区区一幅对联，就可以吓得倒人么？姑娘喜欢在哪里